

韓信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李凤生 著

韓信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李凤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信/李凤生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3. 1

(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080-7384-2

I. ①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3465 号

韩 信

作 者 李凤生

责任编辑 高 苏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1030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320 千字

定 价 28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网址: www.hxph.com.cn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下变韩信从军	1
第 二 章	斩秦尉三军显威	7
第 三 章	护降卒新安初谏	15
第 四 章	保秦阙咸阳再谏	21
第 五 章	定天下侍卫三谏	29
第 六 章	哀项羽弃楚从汉	37
第 七 章	拜大将汉中对策	43
第 八 章	取关中暗度陈仓	50
第 九 章	传檄文三秦归附	57
第 十 章	出关中巧取韩殷	63
第 十 一 章	祭义帝誓师伐楚	69
第 十 二 章	拒荥阳连定汉军	76
第 十 三 章	汉势颓魏王反目	83
第 十 四 章	逼浦坂巧渡夏阳	90
第 十 五 章	避重兵乘虚破魏	96
第 十 六 章	竭水战苦取阨与	102
第 十 七 章	背水战智勇克赵	109

第 十 八 章	拜军师韩信纳贤	117
第 十 九 章	迫燕国不战屈兵	125
第 二 十 章	争天下东伐强齐	133
第二十一章	破临淄席卷齐境	141
第二十二章	决潍水联军溃败	149
第二十三章	定齐国韩信称王	157
第二十四章	念一统义绝三分	166
第二十五章	驻彭城垂钓项羽	174
第二十六章	困垓下以柔克刚	182
第二十七章	施妙计逼绝霸王	189
第二十八章	天下定衣锦还乡	197
第二十九章	伪狩猎楚王遭擒	205
第 三 十 章	淮阴侯闲居论兵	212
第三十一章	疏小细大祸临头	220
第三十二章	功与罪后人评说	228
代 后 记	千年一叹——韩信谋反了吗?	231

第一章 天下变韩信从军

初夏的淮阴，满城飘飞着洁白的柳絮。城外万物生机勃勃，城里人们忙忙碌碌。

韩信和妻子月娥开的酒店，生意十分红火。韩信虽然不会做生意，但月娥却是个能手。她卖酒待人热情，让利顾客，童叟无欺，很快赢得城里人的信赖。韩信帮下手，干重活，跑腿运输，一点也闲不着。两个人想再干一两年，把欠债还清，接两位老人到城里来住，尽一尽孝心。

哪里想到，这天，发生一件震撼淮阴城的大事，这件事改变了韩信一生的命运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人们突然惊恐起来，像有狼追来一样从四门往城里跑，进城后又向小巷深处跑去。慌张的人们说不出话来，只顾逃窜，淮阴城顿时陷入紧张和恐怖之中。

淮阴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铜锣就满街地响起来。从南街到北街，从东巷到西巷，像炒豆一样响，人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锣声。急风暴雨似的锣声，又给人们增添几分恐怖感。接着，县吏失声嗥叫：有贼人造反，来攻打淮阴城，青年男女，快快到城头守城。

一时间，淮阴城大乱。

韩信早就听喝酒的人议论：老百姓受不了秦王朝的恶政，起兵造反了。这消息越传越多：说天下已经大乱，豪杰各起一方，攻县城，杀郡守，非常厉害。韩信没有想到，义军这样快就到了淮阴城。

韩信看城中乱作一团，急忙收拾店铺，关闭门窗，把月娥和孩子在家中安顿好，自己跑到街上想看个究竟。

韩信刚出门，义军就杀进来了。韩信没敢向前走，躲在暗处观看。

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淮阴城。一位青年将领英勇无畏，冲在前面。只见他头戴金盔，身披银甲，骑一匹杂毛快马，手持长戟来到县衙前。县令刚跑出不远，便被那将领挥戟挑在半空。县令四肢在空中乱抓，鬼一样地嗥叫，转眼间，就像一件过了水的布衫被摔在地上，然后又被拥过来的义军踩在脚下。县丞也想逃跑，被另一位手持长枪的将领戳死。县吏来不及逃走的都被乱军砍死。

淮阴城烽烟四起，血溅朱门，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韩信正看得出神，月娥来到身边，拉着他跑回店铺，躲避起来。

韩信很敬佩那个金盔银甲的将领，竟能把县令挑在半空，真是英雄。这些县大人平时只会欺压百姓，在义军面前还不如破衣服值钱。

月娥拉着韩信的手始终没敢放开，在店铺里躲了半天一宿。

第二天，太阳升起来以后，韩信悄悄地从门缝向外看：街上到处是大兵，也有老百姓。他们相安无事，并无仇意。韩信这才知道，义军并不伤害老百姓，于是不听月娥

的劝说,来到街上。

韩信出店铺走不多远就是县衙,但县衙已经不是昨天的县衙了,出来进去的都是义军将领。这世界就像六月的天气,说变就变了。昨天还在耀武扬威的县大人,今天就变成了臭肉。县衙门前,挂起一面红旗,旗的正中是一个白色篆体的“项”字。

韩信看这“项”字大旗,想起了父亲。妈妈说,父亲是楚国大将项燕部下的将领,被秦军杀死了。秦王朝对韩信来说,有杀父之仇,灭国之恨。韩信又想起司马爷爷讲的秦灭楚国的故事。从那时起,韩信对秦王朝就产生了痛恨,并油然升起一个信念:当兵去,消灭秦王朝,替父亲报仇,为楚国雪恨!

韩信读过兵书,喜欢兵法,当兵早已成为他的向往。大丈夫志在天下,决不能偏安淮阴一隅,老死一方。韩信决意从军旅,创大业,流芳百世。

韩信问人群中的一个军官,知道是项梁的部队。项梁就是项燕的后人,是为复兴楚国起义的。不知不觉,韩信对这支部队又增添了一份感情。

韩信再往前走,来到县城中心广场。广场正中是一棵大槐树,树干有缸那样粗,茂盛的枝叶遮住了半边天。大树下,挂着一面白旗。白旗正中是一个硕大的“兵”字。旗下聚拢了许多人,仿佛在看杂耍。韩信上前一问,原来在招兵。青年男子,只要愿意当兵抗秦,到前台登一个名字,发一块腰牌就可以了。凭这块腰牌,可以领衣服,领兵器,可以到兵站去吃饭。

韩信挤到前边登了记,领了腰牌,但他没去领衣服,也没领兵器,这事得和月娥说一声。

韩信把腰牌藏在身上,回到店铺和月娥一说,月娥却一百个不同意,说:“我不要荣华富贵,更不想流芳百世。只求夫妻恩爱,朝夕相处,厮守到老。”

韩信坚决不肯,说:“大丈夫生身在世,应当立功名,求富贵,创大业,才不枉活一生。时逢天下大乱,正是英雄辈出的时候,应当轰轰烈烈地干一场。”

月娥就是不同意,两个人你想说服我,我想说服你,结果谁也没能说服谁,闹腾一宿。第二天,月娥要回乡下娘家。她想:离开淮阴城,等大兵走后再回来,那时韩信也许会丢了这个念头;再说,回到家里,大家共同劝一劝他,众人一心也许能改变他的主意。韩信也愿意跟她回家,他有他的打算,回到家里把月娥和孩子安排好,自己也能放心出来。

月娥回到家里,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哭了。田妈妈不知怎么回事,以为两口子生了气,一问才知道韩信要当兵去。

当初,韩信和月娥的婚事田伯伯一百个不同意,月娥却以身相许。田伯伯嫌韩信是流浪儿,嫌他穷,把婚事压下一年之久。后来韩信瞒天过海,制造月娥私奔假象,以逼迫田伯伯低头。老田在众人面前丢了脸,于是把女儿赶出家门,两人这才到淮阴城卖酒为生。时间长了,和家人的感情也慢慢好起来。

听说韩信想当兵,田伯伯没好气地骂道:“什么当兵?那是造反!你知道造反的罪过吗?要祸灭九族的。现在是大秦的天下,几个蠢贼就想撼动大秦江山?做梦!你想一想,历朝历代哪个谋逆造反的有好下场了?你快收起这份心,老老实实地过日

子,将来我这份家业也不能带到棺材里去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到你孙子辈也够了。”

田妈妈也说:“好好的日子当什么兵呢?城里乱,你们搬到乡下来。不准你们再提当兵的事。”

田家众口一词,韩信还是极力争取,说:“秦王朝统治残暴,苛捐杂税多如牛毛,天下人早已恨之入骨。造这样王朝的反,是承天意,顺民心,何罪之有?这是英雄辈出的时代,如果不轰轰烈烈地干一场,生来死去,默默无闻,和草木秋虫有什么差别。你们谁也拦不了我,我把月娥交给你们,日后我有出头之日,共享荣华富贵。如果我没有福气,死在军中,请二位老人把月娥和孩子照看好,我也瞑目了。”

结果,一家人争了一天,谁也没说服谁。田家三比一,有情有理,百般劝解,没有说服韩信。韩信一比三,有大志,有豪气,耐心解释,也没能说服他们。月娥说服不了韩信,就来找王妈妈。

王妈妈听说韩信坚决要当兵,知道难以说服他。王妈妈太了解韩信了。她知道韩信对兵书战策烂熟于心,志向远大。也知道韩信有能力,有心计,从军远去,也许能做一番大事业。如果没有机会,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,显示不出自己的才能。但天下大乱,当兵的九死一生,有几个能平平安安回家?自己的男人就是为了大志才出去的,结果一去未归……想到这儿,她又不想让韩信走。

王妈妈见月娥带着孩子苦苦相求,知道做女人的难处,于是来找韩信,说:“我平素知道你喜欢兵书,善于战策,如今有这样的机会显示本领,当然好,可是月娥也不能不管。你走后,她们怎么生活呢?你是有家有口的人了,不能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韩信说:“我韩信是个孤儿,是妈妈收留我,使我长大成人,这恩情比天高,比海深。从这情分上说,妈妈的话,我应一百个、一千个听从。更有月娥对我很好,一往情深,我也舍不得离开她。可是我习读兵书,现在正是用武之时,我怎能在家里呆下去呢?如果我不能走出去,就像金子埋在地里,永远不会闪光。那样我会发疯,我会闷死的。还请妈妈理解孩儿心情,帮我说服月娥,叫我到外面一显身手,我即使死去也心甘情愿。”

王妈妈从韩信身上,看到当年丈夫的影子。那时,他就像韩信一样,立志远去,拉也拉不住,结果……丈夫留下的《孙子兵法》,韩信不知读了多少遍,已经倒背如流了。还有那一木柜的书,都叫他读完了,也许是这些书在鼓动着。可是月娥情真意切,自己的半生苦难,也是男人无法理解的。王妈妈陷入两难之中,无论怎样做,无论说服谁,都是痛苦的。

王妈妈想来想去,想出一着。她把月娥和韩信叫到身边,说:“韩信要当兵,月娥不让去。月娥占情,韩信占理,我实在无法公断。我想问韩信三个问题,如果答得好,就当兵去;答不出来,只能留在家里,和月娥安心过日子。去留凭天由命,日后你们俩谁也别埋怨我。你们看怎样?”

韩信首先赞同。月娥心想:如果王妈妈出几个简单问题,不把韩信放走了吗?如果出几个难题,难倒韩信,就把他留下了,这事关键在王妈妈。月娥想了想,也同意

了。

事情定妥以后，月娥和妈妈一同来找王妈妈。

田妈妈说：“韩信能不能当兵，关键在你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留住韩信，保我一家团圆。我只有月娥一个孩子，我们死后，她无依无靠，我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。”

田妈妈殷殷嘱托，令王妈妈感动，说：“我一定难住韩信，把他留在你们身边。”

老田不再说服韩信，也不去求人，独自一人不住地骂：“自从我家碰到韩信这个孤儿子，就没安稳过。想去当兵就走，把孩子也带去。将来弄个造反的罪名他自己担着……”

夏天的夜晚，皓月当空，明如白昼。喧闹了一天的人们渐渐地安静下来，只偶尔听到几声狗叫。

按照约定的时间，韩信、月娥、田妈妈都来到王家。王妈妈在大桑树下放一张高脚方桌，四个人分别坐在一边。王妈妈不动声色，韩信和月娥都在等王妈妈出题。

王妈妈和田家住在一条街上，两家关系很好，她接受田妈妈的嘱托，决定难住韩信。王妈妈想起小时候父亲在私塾里讲的田文难父的故事，便说：“我的问题很简单，月娥不要怪我，韩信答不上来更不能怪我，成败听天由命。”

月娥听说问题简单，以为王妈妈要变卦，心里着急。

王妈妈四下看一眼，问韩信：“儿子的儿子是什么？”

月娥一听大失所望，这也叫问题吗？

韩信没有想到王妈妈竟出这样简单的问题，想一想，答道：“是孙子。”

王妈妈又追问道：“孙子的孙子呢？”

韩信答道：“是玄孙。”

王妈妈继续追问：“玄孙的玄孙呢？”

开始，韩信觉得问题很简单，没想到问到这里却不知怎样回答，他还没听说过下边的称呼呢。

月娥一开始很着急，当王妈妈问到这里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，又暗中得意。王妈妈知道，这是一个无解的死题。当时齐国宰相都答上来，韩信能答得出来吗。

夜静悄悄的，月亮挂在半空，似乎也在等待韩信回答。韩信想，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排序，如果答不出，当兵的事就再好提了。

韩信急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一句话：无则空，空则泛，泛则广。既然没有说法，不可以随意去猜想吗。

立在桌子中央的香快烧完了，王妈妈说：“三代的事都说不清楚，还当什么兵呢？答不上来，就各自休息，明天不许再提当兵的事，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
韩信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找到答案了。”

王妈妈不信，问道：“是什么称呼？”

韩信坚定地答道：“玄孙的玄孙是‘奞拉孙’。”

王妈妈不禁笑起来，说：“什么叫奞拉孙？胡编，欺骗人。”

韩信非常认真，说：“妈妈如果说不对，你说叫什么呢？”

韩信这一反问,把王妈妈难住了,她也不知道怎么称呼。王妈妈没想到,韩信竟弄出这个词来,只闭口不答。

韩信进一步追问道:“妈妈不能回答,我说的就对。”

月娥在一旁着急地问道:“他答得对吗?”

王妈妈说:“我也没法回答。”

月娥也跟着分辩,没听说过,这是骗人。

王妈妈心里有数,就算你答得对,可后面还有更难的问题呢。王妈妈用“田文难父”没能难住韩信,又从怀里掏出一组玉环。玉环共三只,两两相连,是从一块玉石上雕凿出来的玉连环,做工精致,玉质细腻。

王妈妈把玉环放在桌子上说:“这是我出嫁时,娘家送给我的嫁妆。我很喜欢这套玉环,几十年来带在身边。我总想解开它,分成三只有多好哇。可总没有解开,今天就请韩信帮这个忙吧。”王妈妈说完,把玉连环推给韩信。

韩信拿起玉连环一看,两两相套,根本没有缺口。每只环体都有手指那样粗细,是一件精美的玉器,根本无法解开。

月娥坐在一边暗自高兴,她知道这是王妈妈故意难为韩信,设的一道死题。韩信把玉连环放在手中仔细观看,拉一拉,扯一扯,没办法解开。不一会儿,韩信的头上急出了汗珠,一炷香很快就矮下去了。如果香烧完还不能解开,韩信就是失败,当兵的事就不能再提了。

王妈妈看韩信一筹莫展的样子,说:“打不开就还给我吧。”

韩信急中生智,心想:不破不开,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。于是,把玉连环扣在双手中,用力一压,玉环断了。

当王妈妈再追问时,韩信说:“玉环打开了。”

王妈妈不相信,说:“不可能,你拿给我看。”

韩信一张手,玉环各自分开了。

月娥大惊失色,这样贵重的东西,怎么随便就弄坏了?

王妈妈无言以对,心想:这小子就是与众不同,真是奇才呀。她想了想说:“打坏我的玉连环,你要赔我的。”

韩信答道:“妈妈的东西我一定要赔,今天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。”

王妈妈连出两题没有难住韩信,有负田妈妈和月娥的重托。王妈妈很理解女人的心,在女人眼里,什么功名利禄,王侯将相,一抔粪土而已。她们只需要有个温馨的家,有个体贴人心的丈夫,有个孝顺的孩子,而男人往往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。

王妈妈知道,原来设计的题目已经不能难住韩信,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题目,便说:“你把我的玉连环弄坏,我也不追究了,第三个问题明天再说吧。”

韩信想,如果妈妈想一宿,弄出个难题我就答不出来了,于是反对说:“妈妈说过,今晚连出三题,不能变卦。如果把问题推到明天,就是妈妈输了。”

王妈妈坐在桌前,一时没了主意。如果推到明天,韩信不依不饶,自然认输,又不甘心。想了一会儿说:“这样吧,我坐在这里,如果你把我请到屋里去,就算你赢。可

不能动手动脚。”王妈妈看韩信一眼，又点燃一炷香。

韩信一听，傻了。你不想进屋，又不让我动手，怎能把你请到屋里去呢？

月娥和田妈妈都暗中高兴，知道这是王妈妈有意难为韩信。月娥心想：韩信鬼点子再多，看你怎样请王妈妈进屋。

韩信左思右想，没想出个好办法，后悔把王妈妈逼得太紧了。

此时，皓月当头，村子里一点声响也没有，香火正一点一点地燃下去。韩信知道，这是妈妈有意难为自己，说：“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您能不能换一个问题呢？”

“不能换。王妈妈说了就得算数。”月娥第一个反对。

“那就叫我想一想，明天再回答可以吧？”韩信又央求道。

“必须在一炷香之内回答，刚才你还说连出三题呢。今晚答不出来就是你输。”又是月娥反对。

韩信理解月娥的心，丈夫从军，妻子在家会困难重重。何况出外当兵，九死一生，如果分手，就意味着分别呀。但从军立业，已是韩信想定了的事，一定要走出去。

韩信想了又想，忽然想起“兵不厌诈”的话来，说：“妈妈出题，提一个条件，我回答问题，也想提个条件，可以吗？”

王妈妈问：“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说得合理，我就答应你。”

韩信说：“妈妈坐在这里，我没有办法把您请到屋里去，但如果您坐在屋里，我却有办法把您请出来，算不算我赢呢？”

王妈妈想，从屋里到外面来，和从外面到屋里去是一个道理，只要我不动，永远也出不来。于是答道：“可以。如果请不出来，就是你输。”

韩信说：“到那时我甘心认输，再也不提当兵的事了。”

王妈妈说：“有月娥她们在，你们都记住韩信的话。”说完向屋里走去。

月娥知道韩信鬼点子多，每提一件事，都有用意。她正想韩信为什么把题目变换一下时，王妈妈已经走到屋里，坐在床上说：“你可以想办法了。”

韩信看妈妈很认真的样子，突然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妈妈已经输了。”

王妈妈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中了韩信诡计了，急着又从屋里走来，指着韩信责备道：“你这是骗人。”

韩信说：“我把妈妈调到屋里，又从屋里调出来啦！”

王妈妈嘴里不服，心中却暗暗称奇。韩信的确与众不同，自己已不知不觉上了他的当。

月娥突然明白自己输了，禁不住哭起来。她意识到：丈夫即将远去，等待自己的将是艰难的岁月。

第二章 斩秦尉三军显威

韩信破解王妈妈三题以后的这几天,月娥一直在哭。她理解韩信的志向,只恨自己命苦。

王妈妈劝月娥说:“韩信从军,已是天意。他有志向,有才能,善机变,不是儿女私情所能阻挡的。韩信本是大将之才,不是常人能比的。我们应当为他高兴才对。”

王妈妈的话,月娥一句也听不进去,只是哭。田妈妈没有办法,不断地劝慰月娥。

田伯伯还是不住地骂,骂韩信这个丧气的,骂韩信搅乱了他的家,骂自从认识韩信以后,田家就没消停过。

韩信看月娥伤心,也很难过,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她,说:“用不了多少时间,我会回来的。如果在外有了功名,就把你接过去。”

月娥不稀罕功名,只是无法阻拦韩信出走。她想来想去,只恨自己的命不好:随他去吧。留住人,也留不住心,只好顺其自然了。

这天早晨,下着小雨,乌云低垂,天地蒙眬,一切都模模糊糊的,看不清楚。韩信背着月娥做的布鞋,带着王妈妈给的木碗,在村口和田妈妈、王妈妈告别。月娥舍不得韩信,陪他一同向淮阴城走来。

路平时还好走,由于下雨,路面泥泞得很。韩信扶着月娥,月娥拉着韩信,一脚泥一脚水地走在小路上。他们有许多话,但谁也说不出来。谁也不知将来能怎样,命运的安排,总是抗争不了的。

韩信来到淮阴城,大军正在集合,准备向北开拔。街道上,广场上,前呼后叫,乱成一片,“项”字大旗低垂着头浸在细雨中。韩信摸出怀里的腰牌,到县衙临时设置的辎重部,领取了军装、头盔和一把短刀。韩信换好军装出来时,月娥正在门前等候他。

韩信来到她的身边,如果不看韩信的脸,根本就认不出来了。月娥没想到,只一会儿的功夫,丈夫竟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月娥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韩信拉住月娥的手,不知用什么话可以安慰她,说:“我走后,孩子全靠你了。等我打了胜仗,一定接你见大世面。”

月娥流着眼泪说:“我哪儿也不去,只等你回来。”

韩信说:“我一定回来,一定能带着胜利的喜悦来见你。”

队伍出发了,人们呼喊。韩信也急忙站到队伍里,随着人流去了。

月娥突然想起了什么,又把韩信喊回来,撸下手上的玉镯,然后交给韩信,说:“拿着,想我时就拿出来看看它。”

韩信接过玉镯,用红布包好,藏在胸前,然后拉住月娥的手说:“我永远记着你。”说完转身向队伍跑去。

月娥的双眼模糊了。当她定睛再看时,韩信已经找不见了。一样的头盔,一样的

军装,一样的战刀,一样的个子,哪还分辨得出韩信的身影。韩信像一滴水,落在河里;像一点泥,融入土中……

月娥一阵心酸,眼泪又下来了,跟着部队一直追出北门。

这时,一个金盔银甲,坐骑乌鸦的军官,打马从她身边飞驰而去,溅起一道泥水。

韩信在队伍里也不时地回头张望,只见月娥追到城北老远老远的地方,最后站在一个高冈上,向韩信远去的方向招手。天一丝风也没有,雨还细细地下着,月娥的身影渐渐埋在灰蒙蒙的雨雾中。韩信告别了淮阴河,告别了故乡,告别了月娥,告别了妈妈……韩信想着想着,泪水也不自觉地流下来。

韩信随着部队,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,走了一整天。傍晚雨停了,天边露出一抹淡淡的红霞,虽然不很美丽,但它解除了人们对阴雨的愁绪。

部队在一片树林里驻扎下来。韩信最大的感觉是又累又饿,别的什么也说不出。部队一停下来,韩信就靠着一棵大树,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有人踢了他一脚,韩信睁开眼看时,是个大个子。大个子吆喝着:“起来,起来,都起来……”大个子叫醒韩信,又去叫别的人。

韩信问别人才知道,大个子是卒长,叫何昌。开始韩信还有些不满,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,在这样潮湿的地上睡觉,会生病的,隔一会儿动一动身子能好一些。韩信才明白何昌是好意,便强站起身子活动筋骨,可浑身累得很,坐下去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

不一会儿,韩信又被人叫醒,耳边传来吆喝声:“开饭了。”

听说吃饭,韩信来了精神,急忙坐起来,打开身后的布包,取出木碗,排在别人的身后领饭。

分饭的还是何昌,他知道韩信是新兵,分饭时特别关照,多给他一点。韩信端着满满的一碗饭,回到原来睡觉的那棵树下吃饭。

不一会儿,何昌端着饭碗走过来,坐在韩信的身边聊起来。

何昌不但个子大,身体也强壮。他是江东人,跟项梁一同在江东起义,经历了几次大战。何昌比韩信大五岁,论起来是韩信的大哥。何昌知道这个新兵叫韩信以后,开玩笑说:“五百年前,咱们是一家人,今天我们能在队伍里相见,也是哥儿们的缘分。”韩信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

何昌为人实在,关心士兵,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。

吃过饭,何昌又到别处去了。韩信认识了何昌,心里像有了依靠。他想把这事告诉给月娥,但想来想去,已经无法见到月娥了。

晚上,韩信靠在树上,透过树缝向空中望去,天很蓝,星很亮。韩信坐在潮湿的树林里,不敢多想,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知道,当兵的是天下最苦的人。

韩信想着想着,又睡着了。

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,陈胜率先揭竿而起,向秦王朝发难。当时,秦王朝好像在全国布满了干柴,陈胜这一点星火,立刻点燃了熊熊烈焰。天下豪杰,蜂拥而起。项梁和侄儿项羽也在江东杀吴县令造反,然后率八千子弟渡江作战,誓要推翻秦王

朝。当时的起义队伍除项梁以外,还有刘邦、英布、齐国的田儋、赵国的张耳和陈馥、魏国的魏咎等十余支。起义将领中,有的是不堪秦王朝统治起来造反的,有的是被秦王灭掉的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六国贵族的后代,他们反叛秦王朝的目的是要复立旧国。

项梁是楚国人的后代,自称楚军,他率众渡江以后,发展很快。楚军一路北上,很快到达齐国。所过郡县,攻无不克,战无不取,势如破竹。一路上小股义军纷纷归附,当义军到达薛县时,已发展到十余万人。

秦二世胡亥见山东大乱,任命章邯为大将,率领三十万大军,东渡黄河来山东平乱。章邯所率大军,声势浩大,一路破关斩将,来势凶猛。先后斩杀了魏王魏咎、陈王陈胜、齐王田儋等,只是没和楚军相遇。

项梁到达薛县以后,为了协调各路义军共同抗秦,听取谋士范增的建议,召集项羽、刘邦、英布、蒲将军等各路义军首领召开军事会议。会上,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,以感召天下,号令诸侯,并约定先入关破秦者为王,以勉励各路义军奋勇杀敌。

项梁复立楚国,定都盱眙,以怀王为尊,自号武信君,受到全军将士的拥戴。这时,秦军主力已经到达濮阳、定陶、亢父一带,离楚军主力不过一二百里。

韩信所在的部队,在薛县驻了一个月。这里原是齐国公子孟尝君的封地,是个很富庶的地方。一个多月来,韩信除行军外就是训练。他使用单刀,当初在南昌村时向司马爷爷学过剑法。刀剑有相通之处,所以学起刀法来很顺手。韩信练刀主要跟何昌学,训练很用心,时常练习到深夜。一个多月后,韩信的身体强壮起来,战士们与他打往往不是他的对手。

平时练兵,每天吃两顿饭,但吃得很好。米饭、馍馍自己选,能吃多少吃多少,每顿饭都有菜,有时还有肉。时间一长和身边的将士也混熟了,休息时,常在一起摆石子,唠家常,谈怎样打仗,如何保护自己。有时也议谈男女之间的事。谈论男女之间的事,话题最多,人们都争着说。每到这时,韩信都很沉默,他觉得,把女人说得不值钱对不起月娥。

韩信在钟离昧率领的部队里。钟离将军是楚军名将,英勇善战,无往不胜。打仗身先士卒,待人宽容和蔼,声望很高,韩信很想见见他。

正好,这天在校场上集合,钟离将军亲自来训话。他骑一匹铁青马,活脱脱地来到队伍前。钟离将军三十多岁,面颊清癯,两眼有神。身穿铠甲,头顶银盔,腰挂宝剑,手使一杆长枪。身后五六个侍卫,个个精神抖擞。

钟离将军在军前讲话声音很大,说话利索,但说些什么,韩信却一句也没听清。当时,韩信站在前排,他被钟离将军腰间的那把剑吸引了。韩信看钟离将军的佩剑很眼熟,从剑鞘上看,很像自己的“楚王剑”——当初,楚国和秦军打仗,父亲立有军功,楚王赐给他一把宝剑。父亲战死以后,剑落在韩信手里。那年韩信遭受胯下之辱,急火攻心,得了重病。韩信为了治病,当出这把剑,而今,这剑竟在钟离将军手里!

韩信无法接近钟离昧,也无法确定真的是自己那把剑。韩信还在沉思的时候,钟

离将军已讲完话，一勒缰绳，飞驰而去。身边的侍卫，跟在将军身后，卷起一道烟尘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快要睡觉的时候，突然传来军令：部队集合出发。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，相互议论猜测。全军急忙离开薛县，一路北进，越走越快，几乎一路小跑。夜漆黑一团，天上的星星又高又远，仿佛都在向身后躲去。部队只有嘭嘭的脚步声，谁也不准说话。韩信一脚泥，一脚水，随着队伍奔跑。黑夜中，不时有人摔倒，又急忙爬起来，继续向前跑。

楚军一整夜的奔袭，天快亮时，队伍到达亢父。亢父是官军章邯部队坚守的城池。自从楚军北上，章邯东进，两支部队从没交过手。一个势如破竹，一个破关斩将，今天两强真的相遇了！楚军到达亢父后，四面攻城。

楚军从天而降，秦军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无不大惊。

亢父是座土城，又经多年战乱，来不及维修，多处已经破败，很难坚守。楚军来势凶猛，蜂拥而进。韩信第一次参加战斗，他跟在何昌的身后，随着众人杀进土城。

守军不愧是章邯的部下，虽然措手不及，仍拼死抵抗。转眼之间，两军短兵相接，混杀在一起。韩信在战场上没有经验，只顾眼前，没想身后，就在他和一个官军厮杀时，另一个官军端着长枪从背后向韩信刺来。何昌在侧面，离韩信三四步远，他怕韩信吃亏，不时回头照看，恰好看到韩信的险况。何昌见情况危急，大叫一声，甩出手中的单刀，正砍在那个官军的左臂上。官军受伤，错过刺杀韩信的机会，转过身来刺何昌。

就在官军还没端平长枪的时候，何昌一个饿虎扑食，扑倒了他，两人徒手厮打在一起。

韩信不知道身后的险情，砍倒眼前的官军后，回过头来帮助何昌，一起杀死官军，然后又向前冲去。

楚军奋勇向前，作战英勇，很快打败了官军。一个时辰以后，官军死的死，降的降，无一人漏网。

韩信第一次参战，就打一个大胜仗。

战后，韩信才知道遇到的险情，他非常感谢何昌，生死之交又加深了两个人的感情。

韩信想，两军混战，往往会顾此失彼，如果三五个人组成一组，相互照应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不是很好吗。韩信正思考着作战方法，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吃饭了。”原来秦军刚刚做好早饭，还没来得及吃，土城就被楚军攻破了。

楚军看到白花花的米饭，各自抢着吃起来。韩信也不客气，摸出身后的木碗，挤到前边，满满地盛上一碗，分给何昌一半，坐在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亢父的官军并不是秦军主力，章邯率秦军主力正在攻打东阿的田荣。

天下义军叛秦以后，齐国后代田儋复立齐国，后死在章邯之手。田儋死后堂弟田荣又率军抗秦。章邯见齐人反叛，大怒，率主力攻打田荣，结果田荣又败，退守东阿。章邯穷追不舍，将田荣包围在东阿，四面攻打，东阿万分危急。

田荣知道楚军已到齐国境内，急忙派人向楚军求援。

项梁所率楚军刚刚攻破亢父，士气正旺，正想寻找秦军主力决战，恰好遇到田荣求救，于是，项梁率军北上，解救东阿之围。

行军途中，韩信向何昌讲了小组作战的方法，何昌认为很好，首先在自己的部下中施行起来。亢父离东阿两百余里，楚军经过一天多急行军，很快到达了东阿。

秦军攻打东阿，四面筑起多座土堤，直通东阿城下。再有一两天，土堤就和东阿城墙连通了。到那时，秦军进东阿城，如走平地一样。恰在这时，楚军赶到了。

楚军到达东阿城外，和官军厮杀在一起。两强相遇勇者胜。仗打得非常惨烈。

韩信有在亢父作战的经验，这次上战场不再乱冲乱撞了。按照新的方法，他们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，常常构成三打一，五打二的局面，仗打得很顺手。

项梁指示钟离将军率轻骑直逼主帅旗下，寻找章邯，试图中心开花。齐将田荣见援军已到，也率军杀出城来。两面夹攻，章邯大败，率残部逃往濮阳。

东阿城外硝烟弥漫，日月无光，杀声震天，官军乱作一团。

这时，秦军一将突出重围，从硝烟中逃走，正遇韩信何昌二人。秦将丢了头盔，拖一只长枪，不住地驱动战马，向西奔逃。

韩信向四周扫一眼，看地上有一张弓，不远处一具尸体身上有一壶箭。韩信手疾眼快，操弓搭箭，拉满弓弦向秦将射去。这一箭正射在秦将的马肚子上，战马嘶叫一声，突然跌倒，马背上的秦将摔出两丈多远。

秦都尉摔倒后，又去拉马，准备再逃，这时，韩信、何昌两人把秦将夹在中间。

韩信不知道这个人的本领，相见也不搭话，互相摆开决斗的架势。秦将满身泥水，端着长枪，首先向韩信刺来。韩信左躲右闪，而后抓住长枪，夹在腋下。

这时，韩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不是秦将的对手。

就在韩信力不从心的时候，何昌在秦将身后，瞄准秦将腰间猛砍一刀。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像砍在一截木头上，秦将毫无伤害。原来秦将穿着坚硬的盔甲。

秦将腾出一只手，拔剑向后猛一扫，何昌躲闪不及，腿负重伤。何昌大叫一声，又扑上去，死死地抱住秦将的右脚。韩信急忙向前攻击。

秦将防了两剑，转身又对何昌刺了一剑，正扎在他的肚子上。何昌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只死死地抱着秦将的右脚不放。

秦将再回过头来时，韩信双手举刀，用“泰山压顶”的招式，对准秦将的脑袋狠狠地劈下去。“哧”的一声，把秦将的脑袋砍掉半边，鲜血和着脑浆溅在韩信的脸上。秦将摇晃两下，倒地身亡。

韩信杀了秦将，抹一把脸上的污血来救何昌。何昌的肠子流出来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韩信再去掰他的双手，怎么也掰不开，还死死地抱着秦将的右脚。

韩信大声呼喊，何昌瞪大双眼，一声没有应答，他已经死了。韩信扑在何昌的身上，痛哭不止。刚才还好好的何大哥，转眼之间就没了。该死的秦军，是你们害了何昌大哥！

韩信把何昌埋葬在东阿城外的土岗上，又在坟前立了一块木牌，洒泪而别。

韩信想起了身上的玉镯，摸一摸，硬硬的还在，掏出来看时，玉镯压断成三块。韩信惋惜不已，又小心包好藏在身上。

项梁自江东起兵以来，接连和秦军主力交战，连连得胜。东阿大胜，增添了他灭秦的信心。项梁一面组织部队追赶章邯，一面命令离秦军较近的项羽、刘邦的部队攻打濮阳。

章邯退守到濮阳以后闭门不战，无论义军怎样攻打，只不理睬。刘邦、项羽自料难以取胜，又离开濮阳去攻打比较薄弱的定陶。

项梁知道攻打濮阳一时难以取胜，于是派人召齐将田荣，要他一同西进，合力攻打濮阳。没想到，田荣却没有来——他要项梁先杀掉田假，赵国杀了田角、田间后才肯出兵。

当初，齐王田儋兵败被杀以后，齐将田荣收集散兵，继续和章邯作战。就在齐秦两军浴血奋战时，齐将田假却在临淄自立为齐王，封田角为相国，田角的弟弟田间为大将。田荣看他们不思抗秦，投机谋取王位，大怒，回师攻取临淄，田假三人分头逃走。田假逃到楚国，田角和田间跑到赵国。田荣重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，自封齐国复与秦军作战。

因为田荣没能杀掉田假，所以项梁要他会师濮阳时，田荣提出了这个条件。项梁见田荣不思救助之情，反过来用条件交换，很不满，没有答应田荣，会师濮阳的计划便落空了。

项梁放弃濮阳，率军南下攻取了定陶。楚军兵驻定陶，休整军队，准备兵强势盛以后，再攻打濮阳，消灭秦军。

韩信在东阿之战中，斩杀秦军都尉一名，缴获宝剑一把，轰动了全军。随后钟离将军把韩信提拔到军前做侍卫。钟离昧听说小组作战法，觉得很好，又在全军推广了他的战法，并允许韩信参与军务。为了激励全军将士，又叫韩信在全军讲述斩杀秦将的经过，一时间韩信名声大振。

韩信来到钟离将军身边，没有忘记他佩带的那把剑。一天，钟离昧拿过韩信缴获的那把宝剑，左右相看，赞不绝口。

韩信看钟离将军相中了秦剑，大方地说：“将军如果喜欢这把剑，就送给您吧。”

钟离昧说：“这把剑虽好，但不如我身上的这一把。”

韩信早就瞄着钟离昧腰间的那把剑，他已看出那就是自己的楚王剑，只不好说。听钟离将军提到自己的剑，韩信说：“将军的剑我好眼熟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一把楚王剑，剑柄上有‘楚王赐’三个字。”

钟离将军很奇怪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韩信把楚王剑的来历对钟离将军讲了一遍，只知道这剑怎么到了将军手里。

钟离昧说：“这把剑是攻取淮阴时，在县丞那里缴获的。我看是一把好剑，就留下来带在身边，不想竟在军中找到它的主人。”

原来楚王剑被药铺索去以后，不久秦王灭掉齐国，统一天下。秦王怕天下人造反，收缴全国兵器，聚到咸阳销毁，这把剑就被没收充公了。县丞看是一把好剑，就留